

北大高中一一二學年度國語文競賽 國中學生組 國語朗讀篇目

一、擁有與享有

二、撲滿人生

三、在冬天燃燒的樹

四、青春的北淡線

五、自在的謝禮

六、梧桐樹

七、走進山林裡

八、釀綠的林野

九、鳳凰木

十、習慣誤人

十一、走過滄桑

十二、繁華散盡

十三、傍晚的叩訪

十四、你創造了世界

十五、瑞穗的靜夜

十六、生活的腳步

十七、翡冷翠山居閒話

十八、目送

許多人以為只要「擁有」就等於「享有」了，其實誰出生於世間，都「擁有」了大地風月，但有幾人真能「享有」了它？

「擁有」與「享有」是有很大不同的，試舉金錢為例，「擁有金錢」的可能是金錢的奴僕，而「享有金錢」的才是金錢的主人。對生活品質毫無改善，而只對著存款簿上累進的數目神秘微笑的；對日常生活無理地儉省，錢永遠欠缺不够一點，不然又可以再拼湊成一張股票一紙地契的；又或者錢多得不知怎樣使用，還在盲目愛錢，錢本來是生活的工具，卻變成了生活目的，還一味在為錢擔驚受怕的，都是錢的奴隸，像馱了黃金卻只會吃草的疲累驢子，只算擁有了一堆銅臭吧？而必須是懂得正確使用，能將錢變為人生實質上快樂的人，才叫做「享有」。阮鏞詩道「解用青銅臭亦香」，能解用享有，做金錢的主人，銅臭才是香的，

有人「擁有」了一棟大房子，布置了園林景觀，但是自己忙著早出晚歸，奔命於唯一的事務——賺錢，縱使有綠草喬木，根本看不見，內心塞滿了事累物役，好像在桎梏裡，永遠好苦好累，哪來樂趣？而另有人，雖只是身居斗室，卻把東窗與南窗，看作晝夜展現的兩幅奇畫，日出時紅光映檻，月滿時樹影半橫，晷移景換，那天然巧景任由有福人賞玩不盡，每天是好美好舒適。大房子的擁有者，與斗室的享有者，苦樂的差別竟如此大。

就高雅的讀書來說，有人日擁書城，插架盈壁，但一拋開書本卡片，馬上像個瞎子，這種人只是倚著書堆作窠白罷了，擁有些書來虛張聲勢，內心也不會有什麼樂趣。前人說過：「窮搜千卷，不如融會一得」，必須內心有所融會，自生新意，不只是口耳之間的謄抄轉錄，改變「以書讀書」為「以我讀書」，才算做了書的主人。一旦靈心濬發，使數年的追琢漸摩，產生快慰的收穫，這才是享有式的讀書，擁有與享有，又有如此高下的差別。

推廣到抽象的「親情」「生命」上來說，人人天生都擁有了親情，但幾人能充份地享有著親情？兄弟之間，「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你珍惜了嗎？生命如流水，必須選擇有意義的事去做，做自己命運的主人，不然「年年作事年年悔，又恐年年悔過年」，徒然擁有了生命，卻浪費了生命，空有耳目手足，空有山川風月，空有父母兄弟，一切都覺得平板無趣，甚至累贅怨懟？何曾能享受人生的樂趣呢？

富蘭克林說得好：「財富不屬於『擁有』它的人，只屬於『享有』它的人！」其實何啻財富如此，書冊也如此，親情與生命無一不是如此啊！

父母要培養孩子儲蓄的觀念時，總是習慣先給一個撲滿。我小時候第一個撲滿是黃泥燒的矮甕，造型樸拙可愛。雖然當時還不太懂得金錢的價值，每當親手把一枚枚的銅板或銀角子投進去，發出清朗的迴聲時，幼小的心中自會泛起一抹喜悅，喜歡那種一點一滴累積的樂趣，喜歡那份近似期待的耐心。

我們一生一世幾乎都在不斷的儲蓄：有看的見的，如撲滿或銀行；有看不見的，如那些無窮的知識學問和經歷體驗，存進頭腦撲滿及人聲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存進性靈撲滿。

為節儉而儲蓄，是一種美德，但過分了會使人變為貪婪或吝嗇。只有知識的儲存，卻讓人愈來愈睿智和豁達、淵博、靈慧。美的儲存，更能陶冶性情，昇華氣質，高節情操。人生是無限豐富，世界是發掘不盡的奧妙，怕只怕就如托爾斯泰所說：「誰都不滿足自己的財富，卻滿足自己的聰明。」這樣的人縱使富甲天下，物質上極盡享受之能，也還是生活在精神的貧乏心靈的空虛中。

自小養成節儉的習慣，似乎並不曾加強我對財富的觀念。如今由於喜歡蒐集，各式造型美觀的撲滿已成為裝飾品，桶內總是空空。倒是對那兩個與生具備的無形撲滿，我一直不忘記添加新的儲存——從書本、從大自然、從社會、從工作經驗、從生活體驗以及對周遭一切事物中，汲取點點滴滴，納入頭腦撲滿，充實自己。

然而，儲藏最豐富的應該是性靈撲滿，幾乎隨時隨地都可以不費什麼心力地收存一點：一篇雋永的文章、一首優美的小詩、一則感人的故事、一段啟發的格言；一幅動人的畫、一支婉轉的曲子、一件精緻的藝術品；枝透出頭的新芽、崖畔含笑的小花、一道湍急的溪流、一朵出岫的白雲、數隻來訪的小鳥；孩子天真的童言童語、朋友誠懇的叮囑、老人智慧的話語；一點愛心、一分善意、一分禮物、一種心得……有意無意間記取時，便以充實喜悅，樂在其中。

儲存金錢的撲滿，可以使我們更富足安樂；儲存知識的撲滿，可以使我們增長智慧；儲存性靈撲滿，可以使我們歡喜自適。要讓生活溫馨一懷、豐美多姿，就來接我們的人生撲滿吧！

三、在冬天燃燒的樹

陳木城

一年來，春天的櫻花開過，木棉花開過，油桐花開過；夏天的鳳凰花開過，大花紫薇開過；秋天的臺灣欒樹開過，大家都風頭出盡，就是一直輪不到這棵青楓出頭。熬到秋收冬藏了，好不容易來了一陣冷鋒，又正好是乾冷的寒流，這棵青楓終於在寒冷的冬天裡，展現它繽紛的風采，綻放出它的光熱，贏得了讚嘆的眼神。

很久沒有這樣，靜下來好好的看一棵樹了！謝謝這棵青楓，滿樹的紅葉讓我停下腳步，感受一下季節的遞移，分享它最繁華的一刻。我也知道葉紅了之後，就將會凋零飄落，鉛華落盡，等春天來到，一切從新開始。台灣雖然是四季長青的亞熱帶，都虧還有一些落葉喬木，提醒我們注意季節的遷移。生命的春夏秋冬，有燦爛的時候，也有凋零萎落的時候。

我家門前有一片臺灣欒樹，不久前還是繁花滿樹，經過最近的幾番風雨，現在竟是花謝葉落，只留下幾株乾枯的蒴果，在寒風中顫抖，顯得多麼寂寥落寞。假日在欒樹下散步，不經意在樹下發現欒樹的種子，埋藏在枯葉碎裂的軟泥中，不覺感動不已。大自然即使在最艱苦困頓的時候，人們都忘記了它的存在，它自己卻不忘偷偷的埋下生命的種子，積極的準備著下一個屬於自己的季節。

有誰知道四月裡曾經是最風光的油桐，現在怎麼樣了？有誰知道，六月裡紅遍半邊天的鳳凰木，它們的冬天是怎麼過的呢？當人們隨著繁花落盡，看花的人群散了之後，它們在夏天的炎陽下結果，在秋天的送爽金風吹拂下成熟；當冬天刺骨的寒風吹落它們的葉子，也吹落它們的種子，一棵光禿禿的樹，其實也是很美的。枝葉繁茂有它的風姿，一身綱舉目張有它的風骨。在寒風颯颯中，枝桠蕭條，它們依然在風中挺立，等待春天，等待另一個新的開始。

臺灣四季如春，許多樹都是一年長綠，這些四季分明的樹，就顯得特別難得珍貴。我喜歡它們會在冬天的時候，把所有的葉子脫落殆盡，然後在春天的時候，瘋狂的抽出嫩綠的新芽，長出一樹翠綠的春衫。它們懂得「捨」，蕭蕭灑灑的，落落大方的「捨」，徹徹底底地把自己「歸零」，就好像胭脂粉黛，一夜之間竟可以洗盡鉛華，從燦爛之中，甘之如飴的歸於平淡。這麼毫不遲疑，決不眷戀，都源自於它充滿自己，相信自己可以從零開始，相信自己可以風華再現。相較之下，人真的不如樹了，能這樣大捨大得的人太少了，對人來說堪稱是一樁偉大的行為，值得令人讚嘆的壯舉！

四、青春的北淡線

郝譽翔

從臺北城出發，穿過綠色的平原，貼著山巒前行，一路就來到了大海。它的車身沾滿了這些氣味。我聞得到它。而這是一列如今已經消失了，但卻一直留在我記憶中的北淡線。

我們總是跳上火車，然後就一直往後走，往後走。

慢車的車廂一向搖晃得非常厲害，發出哐啷哐啷的聲響，好像所有的螺絲和零件都快要散開來似的，於是我們跌跌撞撞的，走過了一節又一節的車廂。因為這裡已經是北投了，遠離市中心，而絕大多數搭火車通勤的人，都早已經在士林和石牌下車了，再過去，就是復興崗、關渡、竹圍和淡水，火車上已經沒有什麼乘客，全成了我們的天下。車廂內墨綠色的兩排椅座大半是空蕩蕩的，如果上面坐著人，也多是一些孤零零的老人，默默的瞪著窗外的景色發呆，要不然，就是一些戴著斗笠的農夫，他們的腳旁放著一只扁擔，兩個竹簍裡塞滿了綠色的青菜。那些青菜都是才剛從田裡拔出來的，一片片蓬勃深綠的葉子張開來，溢滿了整個簍筐。我們一走過去，葉子的邊緣輕輕擦過腳踝，就把那一股淡淡的泥土腥味和潮濕的青菜味，全都留在我們身上，一直等我們走到了車尾，都還聞得到它。

是的，我們聞得到它。那溼潤的黑色土壤，蒼綠色的草山，隨著晚風依稀飄散的硫磺味，以及紅樹林的沼澤，淡水河口白茫茫的煙水、沙灘以及大海。這一系列火車從臺北城出發，穿過綠色的平原，貼著山巒前行，一路就來到了大海。它的車身沾滿了這些氣味。我聞得到它。而這是一列如今已經消失了，但卻一直留在我記憶中的北淡線。

於是我們最喜歡跳上火車，一直往後走，往後走，走到最後的一節車廂，在車廂末端有一個小小的車門，把它打開，風便呼嘯著一下子狂灌進來。而在門的外面有一座小小的、才五十公分不到的平臺，三邊圍著鐵欄杆。我們在平臺上坐下來，也不怕弄髒衣服，有時，我還穿著一身高中制服，黑色的百摺裙在風中亂舞，我把裙子夾在兩腿中間，坐在火車的尾巴，然後把一雙穿著白襪和白鞋的腳，伸出平臺之外，而那一條黑色的鐵軌就在我的腳下。當火車的速度越來越快、越來越快的時候，鐵軌好像也就跟著激動了起來，化成了一條黑色的粗蛇，劇烈的左右扭擺著，我幾乎可以聽見牠發出霹哩啪啦的聲響，突然有了生命，憤怒地追趕起這一系列火車來，又好想要一口把我的雙腳吞掉似的。

於是我們瞪著那一條鐵軌，一條黑色的巨蛇，一路綿延到了天邊，不禁驚駭得笑了，然後迎著風，便嘩啦啦的對著鐵軌唱起歌來，不成曲調的，又叫又笑，喊到喉嚨

都沙啞了，反正除了鐵軌以外，也沒有人聽得到，而我們根本就不用害羞，也不會害怕。而那時的天空總是灰濛濛的，海風撲在臉上，又冷又黏又鹹。但奇怪的是，我們卻喜歡揀在冬日的黃昏跑去淡水。而這或許也是我的記憶欺騙了我。原來，我們在夏日也去過的。但是明媚的豔陽、穿著泳裝的人群和閃閃發光的沙灘，卻全都被我給遺忘了，如今，只剩下冷冷的冬日、蕭條無人的海邊和數不盡的招潮蟹，在我的腦海裡磨滅不去。我聞得到它，也看得到它

五、自在的謝禮

天下人穿鞋，都是愈穿愈薄的，我們的鞋，卻是愈穿愈厚。

鞋愈穿愈薄，其實要有些功夫，像我，腳力不均，鞋跟老往兩側歪斜，鞋底還磨不到薄的地步，便覺崎嶇難行，只有束之高閣，或忍痛棄之。我看過最會將鞋子穿薄的，是我的母親，而印象最深的，是那一雙木屐。

小時候住家附近淹水，巷子裡的水溝成了小河，鄰居的孩子們興奮地將家裡的鞋子丟到水裡當船放，林林總總，好不熱鬧，其中飄流得最為輕盈優美的，是我母親的那一雙薄得不能再薄的木屐，令我得意非凡。

那時不懂，如果年長些，我就要描寫成古畫裡蒼蒼茫茫的大水中，只是毛筆尖輕輕地沾一點墨，輕輕地在宣紙上橫一道線的，可以供蓑笠翁垂釣寒江水的兩葉扁舟，寒而不孤，情、境皆醉人。

去年間，我們多了隔鄰一塊荒煙蔓草地，經過好一段時間的披荊斬棘，終於從人卻步的地方變成有著二十來棵各種樹木，充滿綠意的爽適區，我們高高興興地稱為「自然公園」。

自然公園什麼都好，只是落葉多，一年四季，不同的樹木在不同的階段各落各的葉，我們就添了掃葉的工夫。

三、兩天掃一次落葉，工作也罷、健身也罷、休閒也罷，都有些意思。

除了落葉，還會落花生，只是這兒大半的樹種，落的是像種子一般不顯眼的青綠色小花，落得滿地綠意，很是美麗，但怕踩著了它們，頓時成泥，不忍卒睹。不過，只要勤掃些，也就可以了。接著，是落下真正的種子，一組兩、三粒，黑黑的、小小的，一落地便彈開來，汁液飽滿得像葡萄，卻比水滴還小，不一會兒便乾了，倒是同時彈開的外殼，會招惹些麻煩。

殼的模樣很可愛，本來容納種子的空間，變成兩個大凹洞，像兩顆大眼睛，頂上各抽了兩三根由粗到細的根鬚，連著大眼睛看起來，十足是超小型的外星人臉龐，可愛極了。

可是，在欣賞之餘，漸漸覺得腳底好像拱了什麼，步步坎坷，待將鞋子翻過來，才發現加了一層厚底。原來，外星人的小臉龐雖然被鞋底壓得扁扁的，卻有些膠質，一點一點附著起來，不久就連成一片，頗為壯觀了。

因此，我們在門口放了一枝小鏟子，只要在自然公園走一圈，返回屋前，為了將鞋底削薄些，就得彎下腰來，好像是在向使我們可以自在徜徉的自然公園鞠躬致謝呢。

六、梧桐樹

豐子愷

寓樓的窗前有好幾株梧桐樹。這些都是鄰家院子裡的東西，但在形式上是我所有的。因為它們和我隔著適當的距離，好像是專門種給我看的。它們的主人，對於它們的局部狀態也許比我看得清楚；但是對於它們的全體容貌，恐怕始終沒看清楚呢？因為這必須隔著相當的距離方才看見。唐人詩云：「山遠始為容。」我以為樹亦如此。自初夏至今，這幾株梧桐樹在我面前濃妝淡抹，顯出了種種的容貌。

當春盡夏初，我眼看見新桐初乳的光景。那些嫩黃的小葉子一簇簇地頂在禿枝頭上，好像一堂樹燈，又好像小學生的剪貼圖案，布置均勻而帶幼稚氣。植物的生葉，也有種種技巧：有的新陳代謝，瞞過了人的眼睛而在暗中偷換青黃。有的微乎其微，漸乎其漸，使人不覺察其由禿枝變成綠葉，只有梧桐樹的生葉，技巧最為拙劣，但態度最為坦白。它們的枝頭疏而粗，它們的葉子平而大。葉子一生，全樹顯然變容。

在夏天，我又眼看見綠葉成蔭的光景。那些團扇大的葉片，長得密密層層，望去不留一線空隙，好像一個大綠障；又好像圖案畫中的一座青山。在我所常見的庭院植物中，葉子之大，除了芭蕉以外，恐怕無過於梧桐了。芭蕉葉形狀雖大，數目不多，那丁香結要過好幾天才展開一張葉子來，全樹的葉子寥寥可數。梧桐葉雖不及它大，可是數目繁多。那豬耳朵一般的東西，重重疊疊地掛著，一直從低枝上掛到樹頂。窗前擺了幾枝梧桐，我覺得綠意實在太多了。古人說「芭蕉分綠上窗紗」，眼光未免太低，只是階前窗下的所見而已。若登樓眺望，芭蕉便落在眼底，應見「梧桐分綠上窗紗」了。

一個月以來，我又眼看見梧桐葉落的光景。樣子真淒慘呢！最初綠色黑暗起來，變成墨綠；後來又由墨綠轉成焦黃；北風一吹，它們大驚小怪地鬧將起來，大大的黃葉便開始辭枝——起初突然地落脫一兩張來；後來成群地飛下一大批來，好像誰從高樓上丟下來的東西。枝頭漸漸地虛空了，露出樹後面的房屋來、終於只剩幾根枝條，回復了春初的面目。這幾天它們空手站在我的窗前，好像曾經娶妻生子而家破人亡了的光棍，樣子怪可憐的！我想起了古人的詩：「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現在倘要搜集它們的一切落葉來，使它們一齊變綠，重還故枝，回復夏日的光景，即使仗了世間一切支配者的勢力，盡了世間一切機械的效能，也是不可能的事了！回黃轉綠世間多，但象徵悲哀的莫如落葉，尤其是梧桐的落葉。

但它們的主人，恐怕沒有感到這種悲哀。因為他們雖然種植了它們，所有了它們，但都沒有看見上述的種種光景。他們只是坐在窗下瞧瞧它們的根幹，站在階前仰望它們的枝葉，為它們擋擋落葉而已，何從看見它們的容貌呢？何從感到它們的象徵呢？可知自然是不能被占有的。

七、走進山林裡

吳敏顯

走進山林，彷彿穿過深深的院落。

走進山林，彷彿靜坐在古老的寺廟裡。

走進山林，彷彿處身一場夢中。

稍偏陰暗，但柔和的光線，是一大尺輕軟光滑的絲綢，適舒的裹著我赤裸的身軀。

有時明明知道一座山林的深淺，邁開任何一步路，仍以為自己正走向無邊無際、甚至覺得自己是一片青苔，無聲無息的在繁殖、在擴張。未曾有過的和平心境，無邊無際的在拓展。

常年遠離著山林，一旦走進來，就走進一個陌生的部落。卻看見眾多熟悉的笑容，及和悅的面孔。他們個個伸長手臂，親切的拍打著我的肩膀。

落葉的積層不厚，但晴日時，踩在上面，已有膨鬆的感覺。在寂靜的山林小徑上，我欣喜奔躍，落葉即回報我以熱烈的掌聲；我緩步尋思，它婉轉應和；我急躁心焦，它喋喋相勸；我猶豫遲疑；它相機慫恿。若是天雨，常有小小水流，跟著地勢蜿蜒前行。飄落多日的葉片，輕易的吸足水份，穩住腳，堆疊成水流裏凸起的礁石，將水激起美麗的波紋；新辭枝的葉片，是斷纜的扁舟，順著流水東飄西蕩。

樹的年齡越大，脾氣越好，往往有許多寄生的植物，在它們的臂彎裏、腰幹上恣意的攀爬。在山林的世界，似乎容忍多過於爭奪，我看到一些樹，曲扭枝幹，空出地方容納它的新鄰居；幾棵細瘦的樹，歪著脖子由一棵老楓樹的帽緣探出頭。

綿連的樹林，使天地寂靜。寂靜的天地，使我心虛。幾分心虛，更見出自己的渺小。我放開喉嚨哼著歌，想藉歌聲來打破僵局，卻總是重複那幾句。

平日我們常覺噪音是一股令人怒不可遏的壓力，沒想到寂靜也是一股巨大的壓力。葉子飄落時觸碰枝桠的聲音，遠處展翅飛起的鳥，小蟲細細的嘶吟……，任何輕微的聲響，都是一枚被投入平靜湖面，激起漣漪的石子。而大多時刻，自己的腳步，是山林裏唯一的知音。

山林的氣勢，絕不是人們輕易所能征服的，在山裏我讓山林來統治我。信步所至，任山林的氣息，山林的綠意，浸入我肌骨，宛如任一面精密的篩子，不斷的過濾我、澄清我，使得渾身透明虛無，化成山林中一縷迴遊的薄霧。

大自然的風霜雨雪，凝聚成無數青翠的葉片，貼近我腮邊喁喁細語。何必皓首窮經去探討生命的奧秘，聽，聽！到處不都有自然的精靈在訴說。

山林裏，始終是生趣盎然的。一隻飛蛾的屍體，讓一群螞蟻扛回家分享；落葉或著濕泥，養肥一矮木及一地雜草。任何衰敗與腐朽，經由土壤神奇的魔術，都一一再生——或許是新的一組青葉，或許是一節藤蔓，或許是蕨草，或許是水苔，或許是樹木自身的年輪。生命的意義，在此被更仔細的解釋和肯定。

我聽見，從來未曾聽過的聲音。

我嗅到，從來未曾聞過的芬芳氣味。

八、釀綠的林野

張騰蛟

春花忙著綻放，春霧忙著湧動，而春天的林野呀！也並不是閒著玩的，它也是在忙碌著，忙著釀造新綠。對於大地來說，這是很重要的，因為，經過秋的折騰和冬的蹂躪之後，去年的青綠已經憔悴得不成樣子，要是沒有新綠來飼餵，大地將會極度饑餓。

釀造翠綠的責任，是由原野上所有的草草木木來承擔的，在這個時候，可以看得出的是，沒有那一根枝柯或是那一莖葉肯於偷懶。高山上的紅檜和長街上的古榕，都在忙著為自己塑造一幅翠綠的身軀，就是那路旁的一株小草或是深谷中的一棵野花，也在忙著為自己裝飾一張青翠的容顏，因為它們知道，一個青翠的世界應該是由大家共同來創造的，如果有一條枝柯要偷懶，這個世界就會留下一個枯萎的瘡疤，而這片原野呀！也就無法綠得純真，無法綠得徹底。

就因為如此，所以當大地上的林木們忙著釀造青翠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一群群焦灼的芽兒們，站在枝頭上不停地跳躍著，想盡了辦法使自己那段黃嫩的過程緊縮得短短的，很快的便成為一片充滿活力、充滿生機的綠葉。且洋溢著一股滿足的愉悅，滿足於自己終於能在這片青翠的原野上擔當了一個釀造翠綠的角色。我曾經去觀察一個嫩芽如何成為一片綠葉，這其間，細柔的葉脈便成為一種重要的動力，因它那尖尖的觸鬚，蚯蚓鬆土般的，在高低不平的葉面上鑽動著，沒出幾天，一片綠葉便形成了。

如果在所有的草木們都忙著釀造翠綠的日子裡跑到原野上靜靜諦聽的話，便可清楚的聽到芽葉兒生長的聲音，沙沙！沙沙！響個不停。甚至連樹枝和草莖生長的聲音也可以聽得出來。當然，這個時候，被深埋在地層下面的那些根鬚，一定也是不會袖手旁觀的，一定也會開始它們的鑽探，因為，對於它們來說，鑽探就是生活。

就這樣，在所有的林木所有的花草共同的努力下，濃濃的青翠便以一種澆潑的姿勢綠了過來，一直綠向漫漫天涯，於是，一個新的綠野便告誕生。在我的觀察下，總覺得，這種濃濃的青翠不但染綠了原野，也染綠了一些日子。

當我面對著這浩浩綠野時，就會回憶起這片翠綠在成長的那段艱苦過程。因為那個肅殺的冬天，通常是不大捨得放棄這片原野的，在青嫩的翠綠追趕之下，有時候它放棄了一片山林，卻又去固守住另外一片田野，當它連那片田野也守不住了時，也會跑到一棵青楓上去賴上幾天，因此，為了驅逐這個頑強的冬天，這些翠綠一直就不斷的追撞，直到冬的影子消失之後才肯停歇下來，迎接濃蔭遍野、蟬聲高唱的夏天。

南台灣最典型的植物，鳳凰木要算其中不可少的一種了。

許多學生文藝性的刊物，喜歡用「又是鳳凰花開的季節」這樣的句子；雖然已成俗套，卻也說明著鳳凰木與這炎熱夏季的南方島嶼有著多麼密切的心情上的牽連。

大度山上也多鳳凰木，且有樹齡二、三十年的老鳳凰木，樹幹高十數公尺，枝葉紛披，覆蓋面極大。特別在夏季，溽暑之中，走在鳳凰木下，一片清涼綠意，不禁要抬頭仰看，感謝它的覆蔭呢。

鳳凰木生長頗快，是熱帶地區吸收雨水、陽光，快速發育成長的典型。但是也因為如此，鳳凰木枝幹鬆脆，山風強的時候，就常見斷脆的枝條掉落一地，十分狼狽。

鳳凰木根也不深，連著幾天豪雨，土壤流失，竟然有土坡上十數尺的老鳳凰木，根部失去護持，整株傾倒的。

古人說：「松柏後凋於歲寒」。大抵在寒冷、艱困、貧瘠中生長的生命，為了抵抗惡劣的環境，都自然生長出一種堅實牢固的特性。鳳凰木是熱帶地區受陽光、雨水嬌寵的植物，它無阻礙地伸展枝桠葉脈，給陽光、給雨水，給一碧如洗的艷麗的藍天，而它，在享樂安逸中，也渾忘了憂患、災難。

鳳凰木的葉片很小，每一片只有米粒般大，點點如萍。它們藉著橫向伸展的枝莖分脈生長，連綴平鋪成誠如鳥翼一般薄而廣的葉羽，層層相覆蓋，受風時，上下招展飛動，的確如鳳凰的停棲，使人想起杜甫的名句：「碧梧棲老鳳凰枝」，杜甫說的是梧桐，卻似乎更適合拿來歌詠這碧綠飛張如鳥羽的鳳凰木呢。

鳳凰木的綠是一種極俗艷的綠，青中帶黃，脆亮耀眼。六月開，花是一簇一簇野艷的猩紅。紛紅駭綠，完全是南國熱帶的嬌憨、野熾、俗艷之美。

今年的鳳凰花開得特別盛，整個大度山像火燒一樣。那俗艷大膽的紅與綠，不含蓄，不收斂，是準備著，在這一季，用最狂烈的方式，把生命燃燒消耗殆盡。

我站在那紅如血的花前，看血點飄灑飛揚，不禁要驚叫起來。原來生命是可以這樣揮霍的，它像是在嘲笑、不屑於世人的拘謹、小心翼翼，不屑於那樣畏縮的苟活，它要任情恣性，縱心所欲，給人間看，什麼才是真正的夏日南國之花。

就像日出日落遵循一定的軌道，人也會發展出一套規則的生活方式，然後習以為常；這就是所謂的習慣。

習慣使人產生熟悉感與安全感，但是它也加深了人的惰性，使人居安而不思危，甚至浪費天賦的才幹，錯過難得的機會。這種情形可以用下述故事來說明。

傳說中，在黑海畔的鵝卵石有一顆是「點金石」。這顆點金石的外形無異於其它石頭，只是觸手生溫，不難辨認。一個尋寶人知道這個秘密之後，就開始一顆顆的撿起這些石頭，只要是冷的石頭就往深海處扔去，久而久之成了習慣。過了三年，他仍努力不懈。有一天早晨，他撿起一顆石頭，雖然感覺溫暖暖的，他還是將它往深海處扔去。因為他已經養成牢不可改的習慣了。他不知不覺地隨從習慣的指示，結果竟錯過了多年追求的目標。

人生最可悲的事，就是習慣於失敗、習慣於認命、習慣於惡行，與習慣於庸俗。因為，雖然人生充滿困難，雖然人生難免有挫折與失敗，雖然人生難免犯錯，難免隨俗浮沉，但是人生的目的與終向卻絕非如此。我們絕不能讓這些消極的現象成為習慣，讓生命的試卷一片空白。只要舉目四顧，我們可以發現處處有人成功；同時捫心自問，我們也可以察覺自己內在有一股奮發上進的衝動。

因為，生命是可以改變的，習慣是可以突破的。

歡愉可以取代哀愁，成功可以取代失敗，富足可以取代貧困，信心可以取代怯弱，自由可以取代恐懼。但是，最重要的「取代」，則是以肯定內在的強大力量來取代因循苟且的不良習慣。習慣像一圈繭，要突破它才能幻化為美麗的蝴蝶，才能再創造新起的生命。

許多偉大的發明家都是年輕人，因為他們尚未受困於習慣。但是年齡越大要想要脫離習慣的束縛就越困難。因此，養成良好的習慣極為重要。

所謂良好的習慣，像生活方面的固定運動與作息，可以保持健康的身體；像知識方面的吸收新知與認真思考，可以培養成熟的心智；像道德方面的勇於改過與日進其德，可以造就偉大的人格。人的身體難免隨著生理機能的變化而日漸衰老，但是人的心智與人格卻可以不斷發展成長，達到非常完美的境界。

對一個渴望成功的人來說，定期檢查自己的習慣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不知不覺中形成的習慣，常常是成功的絆腳石；失敗了可以再嘗試，但是必須找出失敗的原因。

十一、走過滄桑

要經歷多少個哭泣的黑夜，我們才得盼黎明的光臨？

要走過多少個坎坷的幽谷，我們才得見人生的平坦？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吧？一路上的跌跌撞撞，皮破血流，雖說有父母師長的提攜關懷，然而，舉步的到底是自己。其間滋味，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面對挫敗時的苦澀沮喪，也只有獨自嚥下；面臨責任的沈重負荷，也只剩一肩擔起。旁人豈能代勞？也在這許多的磨練裡，讓我們明白個人能力的有限，願意以同情的心，助他人一臂之力；也讓我們深切地知道同舟共濟，和諧共榮的重要，在相互的扶持裡，人生的旅程才顯得溫暖美好，充滿了繽紛的美麗回憶。

只是，走在生命的拂逆裡，那種打落牙和血吞的痛楚，也唯有自己的心才能了然吧！經常提醒自己的是：生活裡的悲苦也是功課，要以平常心來看待。所有的不順總會過去的，一如雲散月明。與其抱怨詛咒地過活，何不唱一首歡喜的歌？

我從不以為，在這個世上，有人能占盡一切的好。凡事順遂的人生，大概也少了挑戰的勇氣和趣味，生命的意義也必然跟著大減。你真心願過乏味的一生嗎？

生命有如潮水的漲落，也如陰晴的變化，四季的更迭。我們在不斷的學習裡，懂得更多，也對人世有更深刻的洞察和悲憫的情懷。有誰是生而知之的？平凡的我們在不停地仆跌中，學會了站穩腳跟，知道和別人競爭之前，得先充實自己。不論是技藝、才能、體力甚至人際，無一不關係著未來的成敗，哪能掉以輕心呢？肯步步為營，及早籌畫，勝算定然增加。

不要一遇到困難，便急於逃避，那並不能解決問題。人生的荊棘隨處都有，怨天尤人也於事無補。何如認真以對？那麼，走過了險阻，它也回報給我們可貴的經驗。

我愛看老人面上深深的皺紋，那是歲月行經的痕跡。有些老人真是漂亮啊！不同於年輕時的青春煥發，卻閃現了智慧的光彩，尤其，是因為走過了滄桑，使他對人事另有寬闊的包容和愛，更讓他回歸到赤子的純真，故而特別動人。

十二、繁華散盡

廖玉蕙

在四濺的水花中，往事歷歷，掠上心頭。我想起小時候通學，上下學都得行經父親上班的鄉公所旁。常常下課後，筋疲力竭，便轉進爸爸的辦公室，等他下班，用腳踏車送我回去。父親的同事，不拘老小，見了我必高聲大喊：

「嗨！天送兄，你那撒嬌女兒來了。」

父親總是喜孜孜的迎上來，幫我提過沉重的書包。當時，我那身淺藍襯衫、深藍褶裙的臺中女中制服想是給父親帶來許多榮耀的，畢竟鄉下地方，能考上臺中一流的女中的，是鳳毛麟角。我每回去，他總是講話特別大聲，動作特別誇大，故意問我考試成績如何，而當時正值叛逆期的我，總是故意不讓他的虛榮得逞。父親是極珍愛我們父女同騎腳踏車，碾過長長的歸途的那段時光的，而我，其實手攬著父親清瘦的腰身，也為著有這麼位玉樹臨風般的父親而感到無限快樂。然而，我卻緊緊抓住父親掩飾不住的弱點，當他熱切的問我：

「明天，還來辦公室等我嗎？」

我總是矯情地拿喬，故作猶豫地說：

「不一定啦！明天再看看！」

當年那種對擁有父親全然的寵愛的自信滿滿的模像，想來亦正是得自父親的遺傳吧！

當我大學畢業後，開始做事賺錢，父親一直走在前頭引領我前進。當我還是助教時，他已向外宣稱女兒擔任講師，研究所剛畢業任講師，他馬上主動幫我升等為副教授，我一路追趕不及，有時也不免停在路邊喘息埋怨。然而，小時候愛臉的我，不也曾因父親初中的學歷不夠光彩，而幾度向同學們宣稱父親是高級中學畢業嗎？有一回，甚至差一點偽造文書，在學校發下的表格上父親的「職務」欄內，主動為他升級為「課長」，只為嫌棄小小「課員」，在同學間擁有顯赫頭銜的爸爸群裡，實在太過寒碇。二十多年的歲月飛逝，昔日看不破虛名的小女兒在水深浪闊的十里紅塵中翻滾浮沉過後，已逐漸領悟素樸澹定的丰采，反倒蹣跚蹣跚的老父卻回首眺望繁華虛幻的海市蜃樓。

風霧器裡，終於再也擠壓不出任何水花。我頹然放下，跌坐在祭壇前的泥地上，和父親四目相視。人人都說兄弟姊妹中，我長得最像父親，長臉孔、挺鼻梁、薄脣、尖下巴，他們看到的是容貌，我知道的卻是看不見的心思，自小我便是父親如影隨形的小跟班。如今，形之不存，影將安附？

到達時，已是傍晚時分。白色的門就在小路盡頭。我想，我可以坐下來休息，靜靜享受一段美好的時光了。多少年來的跋涉奔波，為的是叩訪這扇白色的門；一顆朝聖的心已經疲憊不堪，而崇拜的那股信念依然熾熱。我反問自己，會不會來得太遲了呢？那幢青色的屋子掩圍在林內，我小心翼翼的沿著路旁走去，紛紛飄零的夏日綠葉，葉子掉在地上，鏗然有聲，使我驚覺不少。我感嘆時間，也感嘆自己，蕭條的林木正是昨日以前最好的寫照，不，也是黃昏以前。我走向那門。

輕叩白色的門，指頭才觸覺到那門是緊緊鎖著，像鎖在冬天深處。門內門外寂寂無音，到底是主人外出未歸，還是沒有聽到呢？陰霾中，那扇門顯得更加深白光亮。我的眼睛與獅首門環相對，牠怒視著我，張著不深不淺的嘴巴。我再度輕敲兩下，多麼衰弱的兩聲，一陣冷風自牆的背後翻越過來，我打個冷顫。不久黑夜就要來臨，尤其是秋末冬初的黑夜，那時，整個森林將不只這麼暗。

是的，已是傍晚時分，我或許來遲了些。主人可能在大廳上燃起蠟燭，會宴早來的賓客了；也可能在高山流水之間，與貴賓們追逐秋風捕獵野獸，他們忘記還有一位客人，一位滿身拘謹滿身風塵的遠客。我站在門外傾聽，牆內並沒有絲毫歡笑聲，森林之外也沒有馬啼，那麼，主人那裡去了？我回首看看來時的小路，樹幹已染起濃鬱的暮色，我突然感到孤單，衣袖在暮色裡更形單薄，哎，我原是不該來的。在秋末的蕭瑟裡，我只不過是一位平凡的黃昏客。

縮回我的手。酸冷的風掃起許多葉子，有兩片落在肩上，然後，又不經意滑下去。為什麼淒涼的事總發生在秋後的傍晚？如果有人站在林外，看到我叩訪的影子是那樣的衰弱、落寞，他也要為我輕輕掩泣。林內聞不到幽香，看不到落花，有的只是葉子，乾裂的枝條。我靠在牆上，冷冷的磚頭似乎已說明主人的意思：我已被摒棄門外。

從門縫裡，我看到牆內的燈籠已亮起，青色的火焰搖搖曳曳，高貴而矜持。主人不在家呢？我不清楚。不過，我相信牆內的主人也是而且也將是我胸中的主人。這傍晚的叩訪已成虛行。我坐在階前回憶，且思量著主人曾經的眼神。

與一個年輕作家閒聊，談起小說創作和人生經驗的問題，對方忽然意味深長地說：「不知道是不是海明威說的，不幸的童年是一個作家最好的磨練。」

是誰說的並不重要，的確有這樣的看法。不是也有人說：「創作是苦悶的象徵」嗎？在小說家中，一臉不幸的似乎比一臉幸福的要來得多。

但眼前的他似乎一臉幸福，最少我知道，他有相當優渥的童年。他的意思好像在說：「那我不是錯過自我磨練的最好時機了嗎？」看來他是希望擁抱不幸了。

我打趣地說：「你想要擁有一個不幸的童年，永遠不會嫌太遲。」

因為童年到底是快樂還是悲慘，有一大部分跟小說一樣，主要來自當事者的「創作」。弗蘭克是知名的意義治療學家，很喜歡爬山。他說有一次邀一位教授去爬山，那位教授一聽到「爬山」，立刻露出痛苦的臉色，隨即不好意思地解釋「這都是受到童年經驗的影響」，因為童年時，他父親老是拉著他去爬山，而使他對爬山心生怨恨，覺得那是他童年時代最不幸的經驗。

但弗蘭克卻告訴那位教授說，小時候他父親也老是拉著他去爬山，結果卻使他喜歡了山，和父親去爬山是他童年時最幸福的經驗。他現在之所以喜歡爬山，也是「受到童年經驗的影響」。

這就是「你想要擁有一個不幸的童年，永遠不會嫌太遲」的意思，因為每個人都可以對同樣的童年經驗做出不同的解釋，別人認為很幸福的經驗，你也可以將它解釋成很不幸。

有人一再提醒我們：「童年塑造了你」。弗蘭克和那位教授雖然有著類似的童年經驗，但因為兩個人的感受和解釋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童年回憶，而且還對他們往後的人生產生了不同的意義和影響。所以，其實是「你塑造了自己的童年」。

有人說：「上帝創造了人類」，但有人卻說：「人類創造了上帝」。因為上帝是否存在？是何模樣？端賴你怎麼想。

同樣的，對「父母創造了你」、「環境決定了你」、「老師塑造了你」等等說法，將它們翻轉過來，說成「你創造了父母」、「你決定了環境」、「你塑造了老師」也都能成立，而且可能更適合個人的情況。因為父母是否慈愛、環境是好是壞、老師是讓人懷念或令人感冒，端視你這個人對他們有什麼感受，做了什麼樣的解釋。

這也正是詩人惠特曼所說的：「整個宇宙的理論受到單獨一人的控制，那個人就是你」，它其實是佛家「萬象唯心現，萬法唯心造」的另一種說法。沒錯，宇宙中有太多太多外在的客觀真實，但你要怎麼感受、如何解釋它們，卻完全來自你內心的創造。

那年，經過一場激烈的競爭，我們總算考上家鄉附近一所理想中的學校。少年單純，還不懂得掩飾喜悅，甚至連驕傲也壓不住。放榜之後，像一隻隻新添華美羽毛的小公雞，四處咯咯咯叫，四處去招搖。為了慶祝這場勝利，我們四個好友，結伴到瑞穗溫泉露營。

那天晚上，真不巧，山腰竟然下起大雨。

剛剛燃起的營火被打熄了，營地泥濘，連帳棚也滲水，只好草草收拾，退到松林深處的日式小旅館投宿。

情景是有點狼狽，但興致未減。洗過溫泉，換上乾爽衣服，我們依然說笑打鬧，在木板迴廊上追逐嬉戲，整座小木屋被我們踩得碰碰響。

不知何時，旅館的老闆出現在門口，制止我們再玩下去。他面容和善，但我們明白，他是當真的。大夥只好很不是滋味地噤聲躡足，各自回房。但是我沒走，獨自留在迴廊發呆，好讓老闆知道我不甘心！

松林裡的雨夜，格外沉靜，溫泉水煙貼伏著坡地，如湖波緩緩湧去，五里外的小鎮燈火，在松針稀疏處閃爍，我不曾見過這般靜美的景象，凝視中，彷彿信手掀開落地帷幕，原以為舞台上空無一物，誰知布景早已妥當，一時仍不相信，只有失措張望。我想離開，卻又被一些窸窣窸窣的一些聲音喚住。那些輕細的聲音來自松林的深處與近處，來自溫泉的水煙裡，來自懸空的地板下和垂掛雨珠的屋簷。於是，我坐下來，靜靜聽、靜靜看。

在這之前，我從來不知，我是可以不喧譁的，可以將耳目精敏到這個程度，讓心思澄明得像一面鏡子，清晰映照童年種種，並隱隱顯現未來的路。

我第一次覺到沉靜的美味，在這個身心不安的少年時代，此後，我時時品嘗，從中成全了許多事。

生活有時是一個大的樂章，有時是一首組曲，有時是一支短歌，但更多的時候，它是慢吞吞、猶豫不決的咏嘆調。

當它是一個大樂章的時候最宏壯。你先已搜集了該用的音符，想好了主題，加了調號，決定了節拍及表情，然後你投入那如海的音浪與聲濤裡，去體嘗並提供一份繁華，一份熱烈，一份奔騰活躍的哀樂悲歡。於是，你每分每秒都在生活，都在呼吸，都在感受，也都在發揮。你沒有猶豫等待徬徨無措的時刻，它是一個大浪，推動一連串的日子，湧起一個有力的高峰。

在這一連串水花四濺的日子裡，包含著雄壯的主題及變奏。當時，你沒有工夫去回顧它的苦樂，過後你才聽到它的迴響——那也許是良辰美景的歡歌，也許是艱苦辛勞的悲嘆，也許是一場動心不已的戀情，也許是一幕傷心悲泣的愛的失落。主調也許是長征的號角，也許是郊野的牧笛。無論它是哀樂悲歡，它總是掌握了你生命一大段落。它是一整章的大曲，曾經長時間的充滿了你的每一個時辰。

每一天有不同的色調，當它是一首組曲的時候也很愉悅，它雖沒有整年的奔忙，但不缺少小小的事情可做。每一天有不同的色調，有時它是一片藍藍的寧靜，那是和知友品茗閒談的時候。有時它是一片綠綠的安恬，那是到鄉間欣賞野趣的時候。也有時是一片白白的遼闊，那是閑坐階前，仰望浮雲，任靈思馳騁的時刻。還有時它是一抹淡淡粉紅色的甜潤，有一首愛的詩歌喚醒你，撫慰你，給你一點如同夏季飲料般的清新。也有時它是一片艷紅與寶藍的濃濃的繁華，你暫時捲入小喇叭或薩克斯風的嘶喊裡，讓鼓聲與吉他的「聽啞」堆擁起大半個頹廢的夜。或者還有時它是一片土棕色的辛勤，讓你支付一份生存的攀援，一份無從預測收穫的耕耘。

或者你說那是一段令你感到嚴肅的生之奮鬥。在這裡，你聽到號角擔任了生命的主題。當然，又有時它是一串輕盈的笛舞，像胡桃鉗組曲裡的那些短短俏麗的舞，生動的調子帶著孩童式的純稚與天真。這都不錯。組曲式的日子總是閑適而豐富，多變而流暢。它們不屬於一個主調，但它們織成一段千花百卉的繁華，給歲月塗上了彩色，綴上了歌聲。

十七、翡冷翠山居閒話

徐志摩

在這裡出門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個晴朗的五月向晚，正像是去赴一個美的宴會，比如去一果子園，那邊每株樹上都是滿掛著詩情最秀逸的果實，假如你單是站著看還滿意時，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採取，可以恣嘗鮮味，足夠你性靈的迷醉。陽光正好暖和，絕不過暖；風息是溫馴的，而且往往因為他是從繁花的山林裡吹度過來。他帶來一股幽遠的淡香，連著一息滋潤的水氣，摩挲著你的顏面，輕繞著你的肩腰，就這單純的呼吸已是無窮的愉快；空氣總是明淨的，近谷內不生煙，遠山上不起靄，那美秀風景的全部正像畫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閒暇的鑒賞。

作客山中的妙處，尤在你永不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你不妨搖曳著一頭的蓬草，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你愛穿什麼就穿什麼；扮一個牧童，扮一個漁翁，裝一個農夫，裝一個走江湖的桀卜閃人，裝一個獵戶；你盡可以不用領結，給你的頸根與胸膛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條豔色的長巾包在你的頭上，學一個帶領千軍的頭目，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舊鞋，別管他模樣不佳，他們是頂可愛的好友，他們承著你的體重卻不叫你記起你還有一雙腳在你的底下。

你一個人漫遊的時候，你就會在青草裡坐地仰臥，甚至有時打滾，因為草的和暖的顏色自然的喚起你童稚的活潑；在靜僻的道上你就會不自主的狂舞，看著你自己的身影幻出種種詭異的變相，因為道旁樹木的陰影在他們紆徐的婆娑裡暗示你舞蹈的快樂；你也會得信口的歌唱，偶爾記起斷片的音調，與你自己隨口的小曲，因為樹林中的鶯燕告訴你春光是應得讚美的；更不必說你的胸襟自然會跟著漫長的山徑開拓，你的心地會看著澄藍的天空靜定，你的思想和著山壑間的水聲，山罅裡的泉響，有時一澄到底的清澈，有時激起成章的波動，流，流，流入涼爽的橄欖林中，流入嫵媚的阿諾河去……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華安上小學第一天，我和他手牽著手，穿過好幾條街，到維多利亞小學。九月初，家家戶戶院子裡的蘋果和梨樹都綴滿了拳頭大小的果子，枝桠因為負重而沈沈下垂，越出了樹籬，勾到過路行人的頭髮。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場上等候上課的第一聲鈴響。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媽媽的手心裡，怯怯的眼神，打量著周遭。他們是幼稚園的畢業生，但是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定律：一件事情的畢業，永遠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啟。

鈴聲一響，頓時人影錯雜，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紛亂的人群裡，我無比清楚地看著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個嬰兒同時哭聲大作時，你仍舊能夠準確聽出自己那一個的位置。華安背著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斷地回頭；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

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裡。

十六歲，他到美國作交換生一年。我送他到機場。告別時，照例擁抱，我的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

他在長長的行列裡，等候護照檢驗；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終於輪到他，在海關窗口停留片刻，然後拿回護照，閃入一扇門，倏乎不見。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但是他沒有，一次都沒有。

在他二十一歲，上的大學，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願搭我的車。即使同車，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是一扇緊閉的門。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車，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一個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像，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但是，我進不去。一會兒公車來了，擋住了他的身影。車子

開走，一條空蕩蕩的街，只立著一只郵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識到，我的落寞，彷彿和另一個背影有關。

博士學位讀完之後，我回台灣教書。到大學報到第一天，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到了我才發覺，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卸下行李之後，他爬回車內，準備回去，明啟動了引擎，卻又搖下車窗，頭伸出來說：「女兒，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

我看著他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然後撲撲駛出巷口，留下一團黑煙。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我還站在那裡，一口皮箱旁。

每個禮拜到醫院去看他，是十幾年後的時光了。推著他的輪椅散步，他的頭低垂到胸口。有一次，發現排泄物淋滿了他的褲腿，我蹲下來用自己的手帕幫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糞便，但是我必須就這樣趕回台北上班。護士接過他的輪椅，我拎起皮包，看著輪椅的背影，在自動玻璃門前稍停，然後沒入門後。

我總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

火葬場的爐門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沈重的抽屜，緩緩往前滑行。沒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距離爐門也不過五公尺。雨絲被風吹斜，飄進長廊內。我掠開雨濕了前額的頭髮，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記得這最後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